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五月)

毛泽东

引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那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

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这些人的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三不四的句词。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习习惯，在一大群中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累。只要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

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结论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错误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分；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

(下转第二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上接第一版)

—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者。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象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好汉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是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的。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情形。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但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

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这个问题那末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

二

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

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

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形相丰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

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

人类的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民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地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地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

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

总的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者为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文艺，又有反过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下转第三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上接第二版)

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他们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

三

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

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际就象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对于整个机器中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泛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而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

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

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要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

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

四

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

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未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

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

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

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

“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现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么？

“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物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暴徒，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我是不敢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停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下转第四版)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上接第三版）

“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五

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

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不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那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罢了。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

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

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象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象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

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路明灯

——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



今天，全国革命人民隆重地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这是继中共中央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公开发表之后，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又一重大事件。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这篇《讲话》，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第一次最系统、最完整、最精辟地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任务和最高指导原则。这部划时代的巨著，是中国和世界革命文艺的一盏永放光芒的指路明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讲话》是指导我们前进的纲领性文件。它的光辉思想鼓舞着亿万革命人民向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进行冲锋陷阵的战斗。

毛主席在《讲话》中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过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毛主席在又一篇光辉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全国解放以来，我国的文艺界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十七年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以及在他们包庇和支持下的周扬、夏衍、林默涵、齐燕铭等这一帮文艺界的修正主义头头，正是把文艺当作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前哨阵地。他们把持这个阵地，疯狂地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大量散布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毒素，妄图把人民群众的思想搞乱。他们这样做，就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

在修正主义分子控制下的文艺界，大量存在着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们的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大量存在着古今中外的牛鬼蛇神。

在许多文艺作品中，明目张胆地或者隐晦曲折地宣扬“卖国有理”和“剥削有功”，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宣扬叛徒哲学和活命哲学，甚至篡改党史，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树碑立传。

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的旧中央宣传部是一个阎王殿，旧中央文化部简直成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这些机构和大多数文艺协会，对抗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不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不为工农兵服务，形成一条修正主义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的故乡——苏联，在革命成功将近半个世纪之后，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领导，实行资本主义复辟。所以出现这种历史的大倒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首先做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制造群众的思想混乱，为这一小撮大叛徒实行反革命政变准备了舆论条件。

这是多么沉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啊！

毛主席研究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在中共中央《通知》中强调指出，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

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全面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政权问题。这场斗争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要把一切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取的领导权，包括文艺界的领导权，统统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这就是斗争的大方向。我们要紧紧地掌握这个大方向。

一切革命的文化工作者、思想工作者、文艺工作者，都要以毛主席的《讲话》和其他著作为指导，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积极参加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斗争。要把大批判同批判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同本单位的斗批改结合起来。文艺界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团结大多数。要创造条件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把权真正夺到无产阶级手中，建设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文艺工作者队伍。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更多地创作和上演革命的样板戏，创作更多的作品。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一步领会和掌握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在文化艺术和思想领域里，要彻底肃清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流毒，需要很长的时间。文艺界的这条修正主义黑线被搞掉以后，将来还会有新的黑线。斗争了，还得再斗争。

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密切注视越南局势的发展

近采，美帝国主义疯狂地加剧了在越南的军事冒险。在美国强盗飞机连续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河内狂轰滥炸的同时，侵略美军悍然大规模侵入非军事区。这是美国侵略者扩大侵略战争的极其严重的步骤。

中国人民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这一猖狂的侵略罪行。坚决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严正立场，并且密切注视着越南局势的发展。关岛黑会以后，美国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接二连三采取了一系列“升级”行动。美国报刊透露，约翰逊政府已经作出决定，要把地面战争扩大到越南南方以外的地区去。侵略军现在大举侵入非军事区，就是美帝国主义又使越南北方并把侵略战火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的一个危险的信号。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公然叫喊，美国侵略军侵入非军事区是“纯粹的防御性措施”，是美国的“合法权利”。这真是赤裸裸的强盗逻辑。你们派遣了几十万侵略军闯进越南的国防，打了几年的侵略战争，并且一步步地扩大了这场战争。难道这能叫做“防御”吗？你们早就彻底搬毁了日内瓦协议，打破了十七度线的界限，现在又悍然侵入非军事区。难道这能叫做“合法权利”吗？这一套无耻的诡辩，终究不能掩盖你们扩大侵略战争的罪行，也不能使你们逃脱三千一百万越南人民的严厉惩罚！

苏联领导集团，在美国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罪恶活动中，又一次充当了可耻的帮凶。不久前，苏联领导集团聚集在欧州新工会议中，大搞“欧洲缓和”，怂恿美国把兵力从欧洲抽调到越南战场。正当侵略美军开进非军事区的时候，苏联领导集团又同英国工党政府联合，配合美国的行动，妄想重演今年春季节间英、美、苏勾结越南和谈的丑剧。苏联领导集团这样卖力地为美帝国主义效劳，彻底地暴露了他们是在出卖越南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美帝国主义在苏联叛徒集团支持下疯狂地扩大侵略战争，就是它在困境中的一种绝望挣扎。目前，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的形势大好。美国侵略军的军事攻势，和“绥靖计划”、连续修政、约翰逊政府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美国侵略者妄想通过加紧军事冒险来寻求一条出路，不过是个痴心妄想。

在越南南方战场上，美国侵略者同二千四百万越南人民较量，已经被打得丢盔弃甲，头破血流。如果它胆敢把地面战争扩大到越南北方，扩大到整个印度支那，那末，它在三千一百万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铁拳重击下，必将更快地遭到粉身碎骨的灭亡。

中国人民一贯把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当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为了支援越南人民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不惜付出最大的民族牺牲。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根据越南政府和人民的要求，随时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中国人民向来是说了话算数的。不论支持美国帝国主义把战争升级到哪一级，把战火扩大到多大范围，中国人民都决心把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决不怕承担任何风险，决不怕付出任何代价，一定要同英雄的越南人民一起，为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作出自己的贡献！

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美国政府必须停止侵略越南的战争，必须无条件地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和其他一切战争行动，必须把美国军队及其帮凶军全部撤出越南南方，必须彻底尊重一九五四年关于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所确认的越南人民的各种民族权利。”

声明呼吁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严厉谴责和坚决制止美国加强和扩大侵略越南的战争的阴谋和行动。

中国人民一贯把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当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为了支援越南人民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中国人民不惜付出最大的民族牺牲。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根据越南政府和人民的要求，随时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中国人民向来是说了话算数的。不论支持美国帝国主义把战争升级到哪一级，把战火扩大到多大范围，中国人民都决心把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的斗争进行到底。中国人民决不怕承担任何风险，决不怕付出任何代价，一定要同英雄的越南人民一起，为彻底打败美国侵略者作出自己的贡献！

陈毅外长接见越南驻华临时代办黎终始时表示

中国政府将根据越南政府和人民的要求采取必要行动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

美帝派遣军队侵入非军事区是它侵略惨败后的垂死挣扎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陈毅外交部长今天下午接见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驻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黎终始。黎终始临时代办向陈毅外长递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五月二十一日就美国大规模向非军事区派遣美军和伪军一事发表的声明。陈毅外长代表我国政府向越南办表示：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五月二十一日声明的严正立场。美帝国主义在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首都河内进行连续疯狂轰

炸的同时，又悍然派遣地面部队侵入非军事区，这是一个严重的战争“升级”和扩大战争的冒险行动，是美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遭到惨败后的垂死挣扎。中国政府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七亿中国人民，将密切注视越南局势的发展，随时准备根据越南政府和人民的要求，采取必要的行动，全力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正如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声明指出的，约翰逊政府必须对它所采取的冒险行动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承担全部责任。

越南政府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帝大规模进犯非军事区

越南人民必联合美国侵略军以应得惩罚

新华社河内二十一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二十一日发表声明，强烈抗议美国从五月十八日以来，派遣美伪军大规模进犯非军事区的极其严重的扩大战争行动。

声明指出，十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集团不断地有系统地违反非军事区规定。正是它们切断了双方人民经过临时军事分界线的来往。正是它们使用武装力量进犯非军事区，并对北岸人民进行挑衅。正是它们派遣飞机经常在非军事区撒放化学毒剂。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以来，美帝国主义连续派空军通过临时军事分界线侵犯北方领空，轰炸、扫射越南民主共和国。一九六七年二月以来，它在用空军和海军加紧进

行“升级”的同时，还使用各种大炮从第十七度线以南接连袭击非军事区内外的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许多村庄。它还加紧摧毁非军事区“南部”的村庄，强迫那里的人民到各个变相的集中营去，妄图在这个地区设立一个“无人地带”。美帝国主义大规模向非军事区派遣美国远征军和伪军，是美国旨在破坏越南南北两方之间的缓冲区的阴谋中的最严重的新发展。

声明说：“在关岛会议之后，美帝国主义增派了大批军队，同时胁迫其仆从增派军队以加强侵略越南南方的战争。另一方面，对越南北方，它接连袭击广宁、越池、太原、海防市等各个工业区和许多居民稠密区。目前，美国飞机几乎天天轰炸、扫射首都河内市，蓄意袭击居民区和为人民生活服务的设施。美军和伪军在这种情况下进犯非军事区，更加使越南局势变得极其严重。

越南报纸对美国侵略者发出严厉警告

美帝扩大战争只有死路一条

新华社河内二十二日电 越南《人民报》二十二日就美帝国主义悍然派遣美伪军大规模进犯非军事区发表社论，严正警告美国侵略者：它的每一个战争“升级”行动，都必将遭到应得的还击。过去如此，今后仍然如此。面对美国侵略者的疯狂行动，越南人民有权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来制止它的罪恶行动。

社论指出，美国侵略者向非军事区大规模派遣军队这一新的扩大战争的行动，孕育着不可估量的后果。

社论说：美国侵略者在对越南北方的破坏性战争中，正在进行一次新的“升级”。最近，它在继续轰炸、扫射北方的各个工业区和居民稠密区的同时，几乎天天派遣飞机

轰炸、扫射首都河内市。美国强盗的新的战争“升级”行动，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的好战面目。这证明了美国强盗的失败并妄图用扩大战争来挽救困境的野心，还暴露了美国强盗的“和平”论调统统是欺人自欺。

社论指出：美国侵略者的新的“升级”行动，正是它陷于穷途末路而采取的冒险和愚蠢的行动。这一行动将使它更快地走向彻底失败。越南人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扩大战争就是美国强盗的死路。

《人民军报》二十二日也发表社论说，美国强盗在非军事区的全部军事活动以及袭击河内和海防，显然是美帝国主义加强和扩大侵略战争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越南驻华临时代办黎终始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

强烈谴责美帝侵入非军事区的战争“升级”行动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越南民主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黎终始今天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侵略军最近悍然侵入越南非军事区南部这一极其严重的战争“升级”行动。

黎终始指出，美帝国主义的这种疯狂行径，说明它对非军事区人民进行着一场全面的战争，是在地面上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直接威胁。

他说，美帝国主义在疯狂轰炸河内、海防的同

越南北方军民又击落美机七架

新华社河内二十一日电 英雄的河内市和河北省军民，斗志昂扬，越战越有经验，二十一日又以猛烈的火力击落美国强盗飞机七架，击伤多架，并且消灭和活捉了许多美国飞贼。

二十一日，河内地区天空晴朗。下午两点钟，美国强盗派遣多批飞机，两次袭击市中心和郊区的许多居民稠密区。

河内市军民怀着对敌人的高度仇恨，立即给敌人以猛烈的反击。

南越解放军严惩美国侵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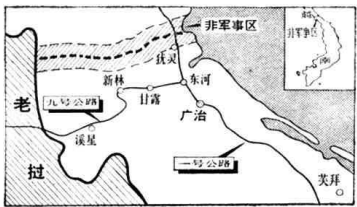
在非军事区以南加紧猛烈袭击和牵制活动

据新华社河内二十二日电 自美国海军陆战队十八日悍然侵入越南非军事区南部以后，越南南方以南地区狠狠地痛击美国侵略军，猛烈袭击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重要基地和调动中的部队，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

据报道，解放武装力量二十一日夜间向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前哨部队司令部所在地的东河基地，进行了十五分钟的密集炮火的炮击。雨点般的炮击打中了这个基地内的直升飞机着陆地区及其附近的美国空军营地，这个

很大的杀伤。

由于美国侵略者从南越中部和南部战场把大量美军调到非军事区以南地区，中部和南部解放武装力量这几天来对敌人进行更加猛烈的袭击和伏击，打得敌人捉襟见肘，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据报道，西贡地区的解放武装力量二十一日白天在西贡以东四十公里的地方，经过十五分钟的速决战，就消灭了美国侵略军的一支装甲部队。当这支在公路上行驶的装甲部队进入伏击圈时，英勇的解放武装力量的战士们在大约二十米的近距离内用迫击炮和无后座力炮对敌人的车辆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在几秒钟内全部击毁击伤了这支包括一辆M—48型坦克、三辆装甲运输车在内的八辆军车。车上的敌人狼狈逃命，也遭到了解放武装力量战士们的有力杀伤。这支装甲部队四十七名敌人，除三人外，全部被打死打伤。



港九爱国同胞奋勇抗暴血洒街头

港英当局对我同胞变本加厉实行血腥镇压和逮捕 数万群众同反动警察和暴徒展开轰轰烈烈的斗争

毛主席说：“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

据新华社香港二十二日电 香港英国当局在二十一日又变本加厉地在香港市中心出动一千多名警察和“防暴队”，对我同胞进行极为残暴的血腥镇压，使我工人、同胞再次血洒街头，有四十多人横遭无理逮捕。

港英当局又一次对香港中国同胞进行血腥镇压，激起全港九同胞的极大愤怒，数以万计的群众在街头同港英警察和“防暴队”进行了持续八九个小时轰轰烈烈的斗争。

情况表明，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竟然胆敢无视我国外交部的声明和港九各界同胞的强烈抗议，决

心与七亿中国人民和港九近四百万同胞为敌。

二十一日上午，被港英当局的血腥暴行激怒了的香港电车工人，有秩序地在北角电车总站的车上张贴标语，表示坚决同全港同胞一道把反迫害斗争进行到底的意志，和对港英当局变本加厉的镇压和逮捕的愤怒。这些暴徒举起警棍、枪托凶恶地对着工人的头部、胸部猛打，许多工人当场被打伤，有的头部流血不止。有着反帝斗争光荣传统的香港电车工人，是最勇敢、最坚定的硬骨头，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

犯我，我必犯人”的教导，对法西斯暴徒进行了英勇的自卫还击。暴徒们被吓得丢下一批警棍、藤牌等凶器，抱头鼠窜。

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港九同胞，不顾港英当局的恐吓，二十一日继续派出代表前往港英“总督府”提出强烈抗议。从上午十时开始，一批批代表胸前戴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高举红彤彤的革命宝书《毛主席语录》，昂首阔步向“总督府”前进。

下午一时许，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一再向仍然在花园道坚持斗争的群众挑衅，并且用脚踢香港同胞。这时，早已准备好的“防暴队”向我

同胞发起突袭，他们疯狂地沿着中环几条主要街道扑向人群，见人就打。有一个小孩竟被六七十个法西斯暴徒围着拳打脚踢。另有兄妹二人，因哥哥身上带有《毛主席语录》，竟被暴徒围住毒打，并蛮横遭到逮捕。在北角，港英当局的军警还拦截并涌上电车，看到凡是戴着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章和身上有红色宝书《毛主席语录》的乘客，就挥舞警棍毒打，仅在一辆电车上就无理逮捕了九名香港中国同胞。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霸怕熊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港九中国同胞是压不倒，打不垮的。数万群众怀着同敌人

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中环和上环的街道上筑起路障，用石头和玻璃瓶向港英帝国主义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陷入了我广大同胞的重重包围之中，狼狈不堪。“爱国无罪，抗暴有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英帝国主义！”“港九同胞爱国团结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等口号声淹没了暴徒的木棒枪声、催泪弹枪声和敌人的叫骂声。

被毒打受伤后硬推上囚车的香港中国同胞，在车上英勇不屈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敌人的手段只能锁住他们的手铐，绝不能锁住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赤胆忠心，绝不能锁住他们誓把反迫害斗争

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

在港英当局进行血腥镇压的整个地区，许多工会、学校、商店用强力的扩音器，向斗争中的群众广播了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当天发表的《告全港九同胞书》和《紧急通告》。停靠在岸边的我国货船，也播放毛主席语录歌和“老三篇”的朗诵唱片，表达了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七亿人民全力支持港九同胞把反迫害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鼓舞着岸上同胞的斗志。

群众的抗暴怒火在全香港熊熊地燃烧起来了，越烧越旺，当天下午六时，成千成万的同胞仍坚持在斗争的岗位上，密切注视着法西斯暴徒的行动。

我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召见英国驻华代办

最强烈抗议英国外交大臣污蔑我革命群众

宣布取消英代办处向上海派驻人员的安排并限令侯卫德四十八小时内离沪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自五月十五日我国外交部发表声明以来，英国政府不但迄今未对我声明中所提出的严正要求作出答复，反而变本加厉地在香港扩大它的法西斯暴行。五月十九日英国外交大臣布朗接见我驻英临时代办时，竟然大放厥词，污蔑我国革命群众游行示威的正义行动是“骚乱”，诽谤我国革命群众为“流氓”，并且对我国外交代表采取了极端蛮横无理的粗暴态度。对此，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于今日下午五时召见英国驻华代办霍普森，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同时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取消英国驻华代办处向上海派驻办理侨务人员的安排，并限令其人员于四十八小时内离开上海。

罗贵波副部长首先指出：“五月十五日，中国外交部声明发表以来，香港英国当局继续出动大批军警、特务，甚至调来军车和直升飞机，对付赤手空拳的中国居民。十多天来，六、七百人遭受无理拘捕和判刑，连六十多岁的老翁和十岁左右的小孩也被施加毒手，判处徒刑。这是不折不扣的法西斯暴行，我们绝对不能容忍。”

罗贵波副部长接着说：“目前香港英国当局的血腥暴行还在继续扩大，并严正要求，‘英国政府必须立即停止对香港中国居民的迫害，并且对中国外交声明中的五点要求迅速作出答复。’”

罗贵波副部长着重指出：“五月十九日，英国外交大臣布朗在接见我临时代办沈平先生的时候，采取了极端蛮横无理的粗暴态度，使用了可耻的帝国主义的污蔑，大肆污蔑中国革命群众。我们对此表示极大的愤慨，并且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罗贵波副部长最后指出：“由于英国政府采取敌视中国人民的态度，特别是由于香港英国当局对中国居民采取的血腥暴行，一九五四年中国政府为照顾英国政府的要求而作出的同意英国驻华代办处向上海派驻办理侨务人员的安排，已完全失去原来的意义，因此，中国政府决定取消上述安排，并限令侯卫德先生于四十八小时内离开上海。”

香港爱国同胞向毛主席宣誓 一定把反迫害斗争进行到底

港九反对港英迫害委员会号召全港同胞团结一致夺取胜利

据新华社香港二十一日电 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今天上午举行全体紧急会议，最强烈抗议香港英国当局蓄意扩大事态，进一步对香港中国同胞进行血腥镇压和残酷迫害的暴行，警告港英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地接受我外交部的五项严正要求和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的四项要求。紧急会议

号召全港同胞动员起来，团结一致，把反迫害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最后胜利。

会议由港九工会联合会长杨光主持。全体参加会议的委员一致通过下列决定：扩大各界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委员名额；发表《告全港九同胞书》，发表《紧急通告》，凡受港英迫害、逮捕、殴打、非法审讯、失踪及因

而遭受损失，或生活困难者，一律可向各界反迫害斗争委员会登记，并提出要求；发动捐款和慰问受害者。

会议通过的《告全港九同胞书》揭露说：连日来，戴麟趾一面公然拒绝港九各界代表的抗议，一面又开动它的宣传机器力图混淆是非，蛊惑人心，以遂其不可告人的阴谋。

《告全港九同胞书》严正指出：“港英当局这次对我同胞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血腥镇压，这是蓄谋已久的。它要勾结美帝、蒋匪反对中国人民；它要阻遏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和抵消我国无产阶级大革命的伟大影响；它要扑灭刚刚燃起的香港工人阶级斗争的烈火；它要打击我们蓬勃发展的爱国力量；它要侵犯我港九同胞的正当权益。他们异想天开地认为中国正忙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顾不上香港的中国同胞，但是他们算错时间，找错对手，他们必将碰得头破血流。”

《告全港九同胞书》指出：十多天来，成千上万的同胞被迫站起来反抗，我们仅仅是初试锋芒，已经大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帝国主义的威风，港英帝国主义的“纸老虎”原形已经暴露在全港九同胞的面前。

《告全港九同胞书》说：我国外交部在五月十五日向英国政府提出了最紧急、最强烈的抗议声明，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的千千万万革命群众和红军兵举行声势浩大的声讨英帝国主义的大示威，“这是祖国对我们的强大支持，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香港同胞的无限关怀，我们的心里感到无限振奋！我们感到毛主席就在我们身边，更加鼓舞我们的斗志。我们坚决拥护我国政府的声明！万分感谢祖国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我们谨向毛主席宣誓：一定要把这场反迫害斗争进行到底！”

“我们只要把千千万万的同胞团结起来，把浩荡荡的反迫害斗争大军组织起来，港英当局就会陷在香港中国居民抗暴斗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港英必败，我们必胜！”

我外交部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

强烈抗议英国商船人员的政治挑衅

新华社二十二日讯 英国“劳得·格拉斯通”号商船在停泊我大连海港期间，这艘商船的船员麦克弗德和特威等曾于五月七日、十五日两次侮辱我国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并在船上写“美国万岁”的反动标语。这种极其严重的政治挑衅和敌视我国的行为，激起了我国人民极大的愤慨。我国有关当局

已依法扣留肇事船员，并宣布纵容该事件的船长马尔敦今后不准再来中国港口。

英国船上人员的上述政治挑衅行为同英国政府一贯敌视中国人民的态度是分不开的。我国外交部已于五月十九日照会英国驻华代办处提出强烈的抗议。

隆重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64开本0.32元
塑料面精装本1.25元0.27元

毛泽东论文艺

塑料面精装本0.50元，平装本0.22元

毛主席诗词

塑料面精装本0.26元，平装本0.08元

为纪念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为了给战斗在第一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亿万革命群众提供最强大的革命批判武器，我社重新出版了毛主席的三本宝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论文艺》、《毛主席诗词》。

这次出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附录了《红旗》杂志1966年第9期重新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的按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南针》一文；新版的《毛泽东论文艺》增加了毛主席在1954年10月16日所作的《关于“红旗”问题的第一封信》，并重新作了出版说明；《毛主席诗词》除重印平装本外，并新增装袖珍本一种。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首都电影放映（5月10日—31日）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

东风影院（前门东大街）晚6:30
红光区工人俱乐部（前门东大街）晚7:00
工友影院（前门东大街）晚7:00
红光影院（前门东大街）晚7:00
革命影院（前门东大街）晚7:00

毛主席第五、第六次检阅文化革命大军

大型彩色文献纪录片

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

毛主席最支持革命造反派新闻播报（上海）

九洲影院2:10
红旗 晚6:00
长征影院（前门东大街）晚6:30
红光影院（前门东大街）晚7:00
革命影院（前门东大街）晚7:00

首都文艺演出（第三轮5月21日—26日）

上海京剧院 革命现代京剧 智取威虎山 25、26日晚场全演 在前都剧场演出	上海京剧院 革命现代京剧 海港 25—26日晚场全演 在民族宫剧场演出	中国京剧院一团 革命现代京剧 红灯记 25—26日晚场全演 在前都剧场演出	北京京剧一团 革命现代京剧 沙家浜 25—26日晚场全演 在前都剧场演出
山东省京剧院 革命现代京剧 奇袭白虎团 25—26日晚场全演 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出	工农兵芭蕾舞剧团 革命现代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 25—26日晚场全演 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出	上海市舞蹈学校 革命现代芭蕾舞剧 白毛女 25、26、28日晚场全演 在虹口区文化馆演出	中央乐团 革命现代交响音乐 沙家浜 25、26、28日晚场全演 在前都剧场演出
中国戏曲学校红卫兵 《红灯记》演出队 革命现代京剧 红灯记 25—26日晚场全演 在前都剧场演出	中国戏曲学校红卫兵 《沙家浜》演出队 革命现代京剧 沙家浜 25、26日晚场全演 在前都剧场演出	北京京剧二团 革命现代京剧 沙家浜 25—26日晚场全演 在前都剧场演出	北京京剧二团 革命现代京剧 沙家浜 25—26日晚场全演 在前都剧场演出
中国戏曲学校红卫兵 《白毛女》演出队 革命现代芭蕾舞剧 白毛女 25—26日晚场全演 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出	中国戏曲学校红卫兵 《奇袭白虎团》演出队 革命现代芭蕾舞剧 奇袭白虎团 25—26日晚场全演 在北京工人俱乐部演出	中国京剧院二团 革命现代京剧 沙家浜 25—26日晚场全演 在前都剧场演出	中国京剧院三团 革命现代京剧 沙家浜 25—26日晚场全演 在前都剧场演出

为保卫无产阶级政权站好岗打好仗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 董小海

的头子彭真，是长期以来，他的“优秀的活动家”实际上，他是国际学问也没有，最善于搞政治压迫下。他钻进成他称王称霸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邓尼金、高尔察克等白匪的武装叛乱，以及希特勒的大规模军事侵略，都没有搞垮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都被英勇的苏联人民打倒了。但是，国内的资产阶级，通过赫鲁晓夫一小撮苏党内外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把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非同寻常的历史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忘记。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

——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

毛泽东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在京剧界广大革命同志的努力下，革命的新京剧终于冲破了重重阻力，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旧营垒中杀出来了。京剧革命已经出现了一批丰硕的果实。《智取威虎山》、《海港》、《红灯记》、《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等京剧样板戏的出现，就是最可宝贵的收获。它们是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优秀样板，是无产阶级文艺宝库里的明珠，是人类艺术史上的珍品。



◇ 《智取威虎山》 以少剑波为首的我军追剿队，深入林海雪原，准备进军威虎山，消灭座山雕匪帮。

◇ 《海港》 方海珍（右三）、马洪亮（右一）耐心教育青年工人韩小强（右二），启发他的阶级觉悟，要他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永远不忘阶级斗争，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接班人。

◇ 《红灯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在敌人刑场上坚贞不屈，视死如归，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英雄的伟大气概。



◇ 《沙家浜》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和党的地下工作者阿庆嫂一起，作生擒敌军首领胡传奎、刁德一，歼灭敌军的战斗部署。

◇ 《奇袭白虎团》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一支小分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歼灭美国侵略军的精锐部队——“白虎团”。

（本版照片为新华社、人民画报、中国京剧院和本报稿）